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尚論篇卷首

詳校官太醫院史目臣來柱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尚論篇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論篇八卷

國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人是書本名尚論

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文過

繁難舉世稱尚論篇者省文也首為尚論大

意一篇謂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

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即傷寒論十卷亦  
劫火之餘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賴  
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  
為校正晉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  
書共二十二篇今世所傳乃宋直秘閣林億  
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注

案成無己乃金  
人此云宋誤謹

附訂  
於此

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以

叔和緯翼之詞混編為仲景之書如一卷之

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則所為校正詮注乃仲景之不幸也程德齋因之作傷寒鈐既多不經王履又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襍病襍脉與傷寒無預者皆畧去之定為二百八十三法亦無足取惟方有執作傷寒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分屬尤為

卓識而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於是重定此書以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為主病之大綱四序之中以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六經之中以太陽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為大綱蓋諸家所註至昌而始變其例矣次為辨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次為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一篇次為駁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

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六經各自為篇而以  
合病併病壞病痰病四類附三陽經末以過  
經不解差後勞復病陰陽易病三類附三陰  
經末每經文各冠以大意綱舉目析頗有條  
理故醫家稱善本焉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  
重刻方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施評點  
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剽竊方氏醜詞毒詈  
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尚相祖述醫家融會

舊論何可遽非況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落筆即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意吹毛殆門戶之見別有所在未可據為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於錄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論篇卷首

新建 喻昌 撰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非民賴以生  
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  
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  
可復覩卽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

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遡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如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

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菽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已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衛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

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鈴法尤多  
不經明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  
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已  
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明今  
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  
雜病雜脉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  
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  
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厯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

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  
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於  
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分屬卓識  
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年  
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  
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爲至當不易之規  
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  
傷於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

分隸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爲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冬三時者蓋以春夏秋冬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况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冬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爲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爲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爲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

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  
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  
法卽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點出讀之  
而心開識朗不復爲從前之師說所燖浸假繇其道而  
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  
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脉法爲一書  
名曰脉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  
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啟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  
脉之中間一彙說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  
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  
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  
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

替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泥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  
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  
脉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襲至今所謂千古疑城莫此  
難破茲欲直遡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  
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  
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爲  
食寶設不各爲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  
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

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  
當另立大綱顓自名篇者廼惜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  
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  
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  
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  
不過條目中事耳廼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  
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  
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  
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痙濕暍雖同爲太陽經病以爲  
宜應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  
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  
篇末補綴脉法分爲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  
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  
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爲辨脉而陰行一字之顛倒

此吾所爲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已之詮  
註則以脉法爲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云平脉辨證爲  
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脉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  
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  
後不爲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  
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爲仲景孰爲叔和乎然猶隱而難  
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廼列於第二卷豈  
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卽使言之無弊亦無先

傳後經之理況其蔓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尺瑕何所  
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  
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  
無所逃矣至其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爲  
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駁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衆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中殺厲之氣也

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

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  
梁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  
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爲溫病

變字下得怪誕駭人 設謂春氣既轉爲溫則病發

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爲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爲暑病

此一語尤爲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設謂夏氣既轉爲熱外邪當變名爲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誤始于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繇冬時觸寒所致非

時行之氣也

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也  
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痲痺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  
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關頭  
不徹故以溫熱病並舉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  
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  
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主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挈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歷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爲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

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

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況復所言紕謬 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爲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爲祖詎非得所託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例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

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

於字費解 到底說變爲溫病直是詖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

此正春溫夏暑秋熱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  
反重衍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以三時原無正氣  
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  
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陽氣爲暴寒所折而分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溫從此左見耳 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踈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爲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

漫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

此復始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

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

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  
纔換合離二字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  
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自來乎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

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妙義合爲疏出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須知留在何經而發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爲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爲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

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爲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見春夏秋三時之病多始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飡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正仲景會此意故以傷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如絲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冬

爲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岐路之紛趨所繇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脉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

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爲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

仲景於黃岐之道以述爲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

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之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脉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脉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

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  
以其脉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  
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  
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卽與太陰俱病則腹滿  
身熱不欲食讞語三日少陽受之卽與厥陰俱病則耳  
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



五藏六府皆受病則榮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

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彌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方爲榮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脉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精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

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

乾當作潤

已而嚏也十二日厥

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自凡傷於寒則爲病熱至此皆內經熱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箇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

尺寸之脉深陷正氣衰微莫能載邪外出旣已通經其病不間誠爲危候

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舊壞證病而治之

仲景於壞證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  
原用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  
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  
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證作何  
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  
坑也悲哉

若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陽脉浮滑陰脉  
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脉洪數陰脉實大者更

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脉濡弱陰脉弦  
緊者更遇溫氣變爲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爲溫病脉  
之變證方治如法

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  
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浸成妖  
妄難經雖云傷寒有五其脉有變否變者辨也辨脉  
定證也設使叔和稍爲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  
感於寒其脉陰陽俱盛者名爲溫瘧冬傷於寒至春

更過於風其脉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爲風溫乃至溫  
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擬病失倫而大關不害爲  
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爲傷寒論  
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姦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  
譚醫者皆僞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  
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卽治隱忍冀差以成錮疾小兒女子益  
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

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爲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卽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卽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爲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

此巴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爲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

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

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爲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於叔和何

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

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惑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爲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裏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譚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爲陽虛陰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卽表病裏曷不繹明引之

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則斃

風邪入衛則爲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  
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搆此危詞  
豈誤以寒邪入榮爲陽盛耶夫寒邪入榮但爲陰邪  
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脉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  
謂當用麻黃湯也卽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况  
於下咽卽斃視等砒霜妄爲鄭重叔和全不達仲景  
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卽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盛陽虛傳經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瘧證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不可同語亦不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爲治乃誤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令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此豈不痛

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  
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  
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慎愚者  
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  
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居然能護  
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持說甚正惜

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卽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

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爲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數也  
時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厥脉動數服湯藥更遲脉浮大減少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

引用內經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竅

凡脉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損脉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損脉六損一時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損脉盛身寒得之傷寒脉虛身熱得之傷暑脉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脉至乍疎乍數者死脉

至如轉索者其曰死譌言妄語身微熱脉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脉沈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引損脉入傷寒大謬 按仲景遵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氣蔓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編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



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挈一語以此網羅  
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蓋已千年長夜矣有志  
躋仲景之堂者能無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起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瘵瘵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

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脉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  
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脉俱浮也發汗後身  
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  
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爲治况脉浮自汗更  
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卽誤下誤火  
亦經氣傷而陰精盡皆爲醫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  
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

少陰諸經乎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裁風種電  
爲不根之譚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  
時止爲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風而氣溫風溫  
卽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邪熾盛是爲溫毒  
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  
瘟氣又非溫證之常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  
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輕故止成瘧耳黃帝問溫瘧舍於  
何藏岐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

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燔  
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  
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  
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  
後寒名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爲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  
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  
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  
思之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

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爲兩凡病溫者悉爲風溫卽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溫熱之可言也時令和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夫風無定體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溫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嚀

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變乃至後人作賦云風溫濕溫分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因知風溫汗不休當用漢防已隔靴搔痒於本來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爲一證則溫病何以溫毒更立一名耶况溫毒復有陰陽之辨太陽溫證病久不



解結成陽毒少陰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陰毒叔和不知  
風溫爲陰邪故但指溫毒爲陽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  
紫雪陰毒當之慘於鋒刃其階厲亦至今未已耳其溫  
疫一證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凄風冬無  
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彌滿乾坤安  
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溫  
疫之繇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  
以裝演巨像爲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克塞  
其間俾疫氣潛消廼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  
以飲芳香之藥上巳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

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  
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脉法中  
叔和不爲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爲溫疫又謂春時應  
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  
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  
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  
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  
爲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

者皆爲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爲寒疫冬月爲溫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頃篋遞奏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勝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無噍類久矣更有謂疫邪無形象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

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此傷寒者百無一二治法非疏裏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募愈遠究竟所指之疫仍爲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疏裏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祇足自呈敗闕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雞瘟死雞猪瘟死猪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

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大汗淋漓一人  
病氣足充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  
以出尸蟲載道腐殓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  
上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  
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  
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  
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瓢瘟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  
者是也所稱疔瘡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

稱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却運良可傷悼大率溫疫痘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墮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奧理全非



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所謂赤  
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  
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爲清邪從鼻息而  
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  
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  
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其人必先內  
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揪痛正與俗稱  
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

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爲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俗稱瓜瓢溫疙瘩瘟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滯爲一內外不通藏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爲癰膿榮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嚏出聲嗝咽塞熱擁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榮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

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闌而命難全矣  
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繇外  
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  
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  
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甚者三焦相溷  
上行極而下行極而上故聲喑咽塞口爛食斷者亦  
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  
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

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憤憤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謬迷寧不渙然冰釋哉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爲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澀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榮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詳訂諸方載春溫方後

有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耶余曰冬月過溫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烏有矣是以東南冬月患正傷寒者少患冬溫及痘瘡者最多西北則秋冬春皆患正傷寒殊無溫疫痘瘡之患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沍東南土地卑濕爲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尚有

可耐設旦暮無風水中之魚衣中之虱且爲飛揚況  
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  
觸之即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  
積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涼盛世所謂解  
慍阜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穢之事矣叔和以夏  
應大熱而反大寒爲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  
乎故疫邪熾盛惟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諳人思欲投  
畀有北以熄其燄析義精矣鄉紳萬吉人營塋五雷

驚蛇之地觸動土瘟壯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  
五人余令於塋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鰻首蒸飯促引  
土氣下收旋封其井即得安全無損此余偶試楊曾  
之祕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饒冬溫吏請禱雪公取  
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滿空頃深三尺蟲賊疫鬼  
何地潛蹤耶可見先儒退藏於密借凝冰爲影草已  
攝大地於清冷之淵矣詎非法王手眼乎



尚論篇卷首